



名编访谈

策划 / 黄德昌 主编 / 冯艳冰

政权，政权经过编辑就出现了国家，国家经过编辑就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和封闭的环境里，一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整合并传播这些信息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归纳和组合。编辑的创造空间与其他创造空间逻辑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有力的和丰富的。符合优势姿态。在我们所面临的信息社会里，信息几外延了人的大脑，在科技层面解决了信息爆炸重新编码，就有可能在不同程度地在知识的各个外延，外延至编辑的文本之外，与文本的编完成者；不论就发现好稿还是编出好稿看，没技术潮流的空间、理论空间、读者空间甚至未来呈现。关于这一点，是无数文学史实所证实过的。忽略了编辑世界的广阔空间。编辑远不是狭义地管我们杂志社的广西文联领导和编辑部领导班子出后，竟在文学界引起了大反响。于是，我们欲而矜持，是这些各大名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与他们的对话，涉及了当下文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都受益的深度享受。同时，我还有许多要请教他、将由中国作家组织首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俄语系文学、汉语系文学、阿拉伯语系文学、

人类面对世界改变世界的信息量，身居社会所拥有的信息量，身居文明时代，编辑技术不仅，人类社会活动的事，不论是编年还是纪事，必须在信息记忆之前用编辑手段孤寂地独处。运用编辑手段，文学编辑不仅是在作家完成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时代编辑作品，要编辑文学，编辑文学运动，还是作家衣的好好先生。编辑是生着手创办了名编访谈这一栏目。当时名编的栏目工程一下就持续了个年头，家就是名家！我相信，读者们会、创作、作家、流派，以及金字塔前斯芬克斯一样，提

取代。、世界文学艺术联合将同时出现三种语系的文字。然毁灭，未来的世界联合国组织的编辑同行们共勉上下

等大语系文学；进而并在网上公布。、汉语其出版量将超过《圣经》不断以光电或其他物

政权，政权经过编辑就出现了国家，国家经过编辑就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和封闭的环境里，一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整合并传播这些信息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归纳和组合。编辑的创造空间与其他创造空间逻辑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有力的和丰富的。符合优势姿态。在我们所面临的信息社会里，信息几外延了人的大脑，在科技层面解决了信息爆炸重新编码，就有可能在不同程度地在知识的各个外延，外延至编辑的文本之外，与文本的编完成者；不论就发现好稿还是编出好稿看，没技术潮流的空间、理论空间、读者空间甚至未来呈现。关于这一点，是无数文学史实所证实过的。忽略了编辑世界的广阔空间。编辑远不是狭义地管我们杂志社的广西文联领导和编辑部领导班子出后，竟在文学界引起了大反响。于是，我们欲而矜持，是这些各大名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与他们的对话，涉及了当下文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都受益的深度享受。同时，我还有许多要请教他、将由中国作家组织首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俄语系文学、汉语系文学、阿拉伯语系文学、

小
号

于

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时出现三种语系的文字。、世界文学艺术联合将同时出现三种语系的文字。然毁灭，未来的世界联合国组织的编辑同行们共勉上下



名编访谈

M I N G B I A N F A N G T A N

主编 冯艳冰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编访谈 / 冯艳冰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19-07353-7

I. ①名… II. ①冯…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474 号

策划编辑 李筱茜
责任编辑 彭青梅
整体设计 杨鹏广 陈 晨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353-7/I • 1364
定 价	30.00 元

本书编委会

策 划：黄德昌

主 编：冯艳冰

访问者：冯艳冰

编 委：黄德昌 罗传洲 覃瑞强
冯艳冰 鬼 子 李约热



前言

编辑就是力量

◎ 冯艳冰

001

世界原来是“编辑”出来的。

经验经过编辑成了知识，知识经过编辑出现了学问，学问经过编辑成了思想，思想经过编辑就成了学说，学说经过编辑就成了学派，社会经过编辑就出现了集团，集团经过编辑就出现了政权，政权经过编辑就出现了国家，国家经过编辑出现了联盟，等等。

在人类整个的文明时代，广义的编辑是人类面对世界改变世界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手法和技巧，它运用分类、编码、组合等整合的方法处理不断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以至社会能量，形成新的知识和能量，这样，才有效地记忆和梳理了人类科学技术方面的思想和创造发明。编辑就是生产力，是文化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世界的确是编辑出来的，如果说知识改变了世界，那么，我们都不难同时得到一个逻辑结论：编辑改变了世界！

就文学而言，文学编辑不仅是在作家完成其创作后的文本

编辑，而且是文学产品的经营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参与者和文学产品的最终完成者。不论就发现好稿还是编出好稿，没有伟大的文学编辑，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作家只能完成他的创作却不能完成他的作品，完成他作品的人还有编辑。编辑不仅要从事文字修辞审美学的角度完成作品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而且要为这一作品设计一个环境空间，比如栏目的空间、整刊整书的空间、艺术潮流的空间、理论空间、读者空间甚至未来空间。所以，文学编辑不仅编辑作品，他们还编辑了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因为编辑系统不仅直接切入单体的作品，还更大意义地影响着文学发展的速度和进程。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与五四时期新文学有着同样崇高地位、注定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当代新时期文学，从最正面的角度看，它的起点正是从文学刊物开始的，同样，刊物的起点恰恰又是从编辑开始的。这份崇高和光荣，不仅是属于作家的，同时也是属于文学编辑的。

2003年末，仅始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灵感，在编辑部支持下，我提出、策划并着手创办了“名编访谈”这一栏目。当时连我自己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抱着一试水深的念头，生怕别人不搭理、不接茬、不给稿，难以继日。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大多与我素昧平生的国内文学界当下顶级的著名编辑，基本是从我打通的第一个电话开始，就给了我信心和暖意。更使我意外的是，这一栏目推出后，竟在文学界引起了反响。于是，我欲罢不能，这个栏目一下就持续了八个年头，共有二十三位名编接受了我的采访。随着访谈范围的不断扩展和主题提炼的逐渐深化，组稿计划也日渐严密，我似乎也从最初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从简单提问、交流不多、不敢伸张辩解的心结情境转到有问、有述、有论、有商榷的自由状态中。

高贵而谦逊，睿智而忠厚，宽容而矜持，是这些各大刊物的名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和精神感染。大家就是大家，名



家就是名家！我相信，读者从他们的谈吐中也不难领略到他们的方家风范。他们大多为中国当代文学编辑队伍“第二代”领军人，在编辑的岗位上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下的初潮、大潮等几个发展时期的历史事实。在新时期文坛上和新世纪文坛上，他们不仅是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一线编辑，他们几乎同时也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作家甚至是一线的著名作家。他们学识渊博而不据典不化迂腐泥古，其专业深度也是具有学界高度的。与他们的对话，涉及了当下文学面临的最基本的主要问题，涉及了文学思潮、理论、创作、作家、流派以及文学艺术产业、社会发展等各种学科理论和实践现状。在文学的舞台上，我们能见到的大多只有作家和作品，文学编辑几乎一直都是站在舞台后面，当然，他们的信念是通过刊物说话。这次大面积的访谈，多少使我们得以从有几分私密的角度看到了他们的个人抱负、审美情趣、生活格调，使人不无目睹高人真容的快感。因而可以说，这本书从一个不容忽略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全息现实，它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有价值的读本。

这场持续了近八年的采访，至今似乎还意犹未尽，因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许多应采访的大家还未及采访。说实在的，我真想使我的采访不断地继续下去，无终无了，因为与他们对话是一种精气神都受益的深度享受。

衷心感谢名编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本书访谈选编按《广西文学》刊发时间顺序排列。）



目 录

CONTENTS



001

001/ 生活比文学更重要

——《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冯敏访谈录（冯 敏 冯艳冰）

011/ 主编的刊物

——《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访谈录（马津海 冯艳冰）

017/ 双重视阈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访谈录（王 干 徐则臣 吴 玄）

027/ 力求经典的刊物

——《新华文摘》陈汉萍副编审访谈录（陈汉萍 冯艳冰）

033/ 发现之旅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访谈录（李敬泽 冯艳冰）

039/ 且与岁月慢慢行

——《山西文学》原主编韩石山访谈录（韩石山 冯艳冰）

048/ 立在文学发展的潮头

——《作家》主编宗仁发访谈录（宗仁发 冯艳冰）

056/ 编辑与写作的完美追求

——《十月》副主编周晓枫访谈录（周晓枫 冯艳冰）

064/ 把每一期杂志当成创刊号来办

——《天涯》主编李少君访谈录（李少君 冯艳冰）

075/ 共同度过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访谈录（钟红明 冯艳冰）

083/ 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

——《钟山》原执行主编贾梦玮访谈录（贾梦玮 冯艳冰）

091/ 无奈·困惑·徘徊

——《时代文学》原主编李广鼎访谈录（李广鼎 冯艳冰）

102/ 对当下时代要保持清醒

——《黄河》原副主编谢泳访谈录（谢 泳 冯艳冰）

113/ 坚守花城

——《花城》主编田瑛访谈录（田 瑛 冯艳冰）

120/ 激情和责任

——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访谈录（章德宁 冯艳冰）

132/ 袁敏的江南

——《江南》主编袁敏访谈录（袁 敏 冯艳冰）

143/ 烟花三月下扬州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访谈录（程永新 冯艳冰）

152/ 就《当代》答客问

——《当代》主编潘凯雄访谈录（潘凯雄 冯艳冰）

157/ 诗歌：选择爱、良善、智慧和正义

——《诗选刊》主编郁葱访谈录（郁 葱 冯艳冰）

174/ 文学杂志仅有文学理想是不够的

——《美文》常务副主编穆涛访谈录（穆 涛 冯艳冰）

183/ 我的写作与生命同在

——《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访谈录（梁 平 冯艳冰）

189/ 娃娃要过河：遥远而明亮的路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访谈录（叶 梅 冯艳冰）

200/ 一个以文学为信仰的编辑家

——《山花》原主编何锐访谈录（何 锐 冯艳冰）



生活比文学更重要

——《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冯敏访谈录

◎ 冯 敏 冯艳冰

冯艳冰：艺术要求小说具备的艺术特质可能很多，但总有一些是必备元素，就此而言，小说艺术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可以举例分析吗？

冯敏：第一位的当然是它的思想艺术内涵了。一部优秀叙事作品所表现的，一定是一个民族的风俗史和心灵史。它首先

属于这个民族——从这里走向世界，走近人类普遍的经验 and 情感形式，这一点很重要。对域外优秀文学的借鉴学习，一定要有本土化的过程，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会丧失想象力。从技术层面上说，有两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语言关和叙述关。写小说和写散文不同，写小说需要训练，不断的自我训练。散文无法，而小说有法。能否把创作者所闻所见以及内心感受用最准确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对写小说的人是个考验。我们面对的世界是有结构的，各式各样的结构。作家如何面对它？叙述关就是结构作品的能力，是一个能否将故事进行到底的问题。有的年轻作家写了几个短篇出了名，马上急功近利地去写长篇，因为缺乏必要的训练，作品一拉长，经验长度不够，结构乱哄哄，所发议论也多属常识性的——诸如猴子变人之类。这样的作品可以上排行榜，却永远不具备独立的文本意义。我看小说，首先看语言，语言不美难为一流。语言是小说小元素中的基本元素，是盐。小说文本无法被影视作品替代，原因在此。影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高雅向通俗方向阐释，把通俗向高雅方向阐释。一流小说是对母语的贡献，所以一流小说改编影视都不成功，也无法超过原作，倒是二三流作品比较适合改编。

要我举例，我还是首先举语言的例子。好语言以一当十，是经过锤炼的，汉语如此，外语亦然。去年我在鲁院作家班讲过这样的观点：书写工具的进步带给我们的却是语言感觉的退步。当时我开玩笑说，每人发给半间屋子的竹筒，码蜂窝煤似地码上。然后宣布大家可以刻小说了——精练了。用电脑写作无可厚非，用毛笔用钢笔用电脑写都无所谓，重要的还是语感。你是作家，我们就要对你的语言有要求。钟阿城的语言好，会用动词，动词不够用时，他就活化词性，把名词形容词动词化。我之所以特别看重作家用动词的能力，是因为动词最具有穿透力，最能抓住描写对象。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写“今天天气多么晴朗”时，他等于什么都没说。影视脚本可以这样写——怎么晴朗，可由导演分镜头去解决。写小说不行，小说家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读者也不会看到。



冯艳冰：《小说选刊》是国内举足轻重的选刊，而您作为资深的编辑，在日常的选稿当中，一方面，有没有因坚持选稿原则而得罪一些作者，甚至是个人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出于一些别的什么原因照顾过什么稿子？选稿时您是否对一些文化大省比较关注而对一些边缘的省市有所忽略？

冯敏：我明白你问这个问题的用意，要害是我上没上过关系稿，有没有过照顾？明确地回答：有照顾，不止一次。但是我只照顾刊物，不照顾作家。在可上可不上的作品中，我们的确考虑过刊物之间的均衡。没有原发刊物编辑们的辛苦劳作，我们选什么？因此我对原发刊物的编辑同仁，始终有种感激之情。在作品水准差不多的情况下，我的确有过照顾。我在作家里有一些朋友，越是这些人，下他们的稿子心理越没负担——朋友嘛，应该互相理解。从我当《小说选刊》编辑起，就负责许多边远省份的刊物，我对它们没有忽略过。那上面有些作品如果发在中心城市的大刊名刊上，也许我不会考虑。但是发在边远省份的刊物上，就要细读要权衡。当然，它必须是达到转载底线的要求。如果不选谁的作品就是得罪了谁，那真是别无选择。好在我不是个内心很脆弱的人——别人怎么评价，我不是很在意。

冯艳冰：广西近年的创作可谓热闹非凡，但让人感觉似乎总有一个断层，您对东西、鬼子之后的其他后起之秀有什么更多的建议？

冯敏：你所说的“断层”，是指广西这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东西鬼子那种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吗？我认为这很正常。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批量涌现。出作家出作品不是余丸子，手心一攥捏咕一个。有些评奖可以靠捏咕，好作家好作品捏咕不出来。我一直很关注广西这两位作家的创作，鬼子年龄稍大一点单论，而在那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所谓“新生代”作家里，我很看好东西。他是一位很有原创力的作家，一位始终给人信心的作家，一出手便有寓言高度。如果让我提建议（我有这个资格吗？）我想说的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对流行的东西应该时时警惕，不这样难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思想品格。而对那些

文学青年，我想说的是：生活比文学更重要。陶行知说过，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我套用一下，好生活就是好文学。成就一篇作品毁了一个人，此种“杀身成仁”的例子太多了，不足取。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去感受，不愁写不出小说。真生活不骗人，伪生活才骗人。

冯艳冰：在谈论当今小说创作的时候，您曾经有过“可选可不选的小说太多了”的无奈。大量的平庸小说正充斥着我们的时代，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还说到，小说家们是在故事泛滥的年代讲故事，因此也给小说创作带来了难度。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冯敏：这是我们的文学现状。说明在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我们的小说写不上去，不是遇到了尖端问题解决不了，恰恰相反是在最基础的方面出了问题。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是尖端问题吗？小说基本功训练是高科技吗？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给我的感觉是，大家一直拼命往前跑，一直忙着否定。好像我们不是为继承和发展而来，倒像是来创世纪的，一切从我开始，以前的不算！现在有点脱阳了，有点跑不动。那么退一步是明智的选择，退到小说的常识里，退到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个起点上来，对它重新审视。巴老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不过现在让作家下去，何其难哉！与现实生活背离，与大众情感脱节，这是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大毛病。比如我们的编辑在阅读时发现了这样一篇稿子，一位名作家把法国作家法朗士说成了比利时作家，并且不是一时笔误，是在作品中反复提到；还是这位名作家在另一篇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里，让镇长向乡长汇报工作。这还不算脱离实际脱离生活吗？稍微严谨一点，稍微有些生活常识，不至于出这种硬伤。作家太随便了，对笔下的描写对象缺乏必要的尊重。

生活的丰富复杂，永远大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写小说是有难度的，难在对生活独特的发现，难在作家经验的独特性上。用集体记忆集体话语写小说，必然是和在一起分不出个性。假如能用个人独特的经验和话语穿透那些生活，这种小说一下子就会从一堆作品中脱颖而出。写小说的人不需要太聪明，小说



家太过聪明会伤害作品。小说家最宝贵的品质，是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和诚实。我们的作家是不自由的，一下笔就想到流行话语，想到导演，想到书商，想到评论家和各种奖项的评委。这些人都在场指导创作，作家的心灵如何自由？枷锁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怨不得别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面对作家——作品上不去不是生活出了问题，是作家出了问题。

冯艳冰：细节是小说生命的血液。在您的许多作品评论中，您也特别强调“细节”元素在小说艺术构成中的硬指标，很想听听您对小说细节的要求？

冯敏：好句子是诗眼，好细节是小说眼。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很多时候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现在小说议论多，像是往酒里兑水，说到底还是细节不行。戏不够歌来凑，细节不够议论凑。小说的思想不是说出来的，一个写小说的人立足于“说”思想，艺术上基本完蛋了。精彩的细节，体现着作家经验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中的发现与感叹，普通人发现了感叹了，然后让它随时间一道流走。而另一种人发现了感叹了，还要前后对比，想一想并用文字将它固定下来，这后一种人就是小说家。比如须一瓜的小说《淡绿色的月亮》，就是从一个小生活细节展开的。面对并不强大的盗贼入室偷窃，高大威猛的丈夫表现得十分怯懦，妻子心里很不舒服，她事后作了许多假设，甚至开始怀疑丈夫对自己的爱。作家对这个生活细节揪住不放并向深度开掘，于是有了这篇小说。在这一细节上作家是有过思考的，体现了作家作为思想者的品质。小说的主题不是宣讲出来的，必须依托于细节。女性作家没有男性作家那么多先验的理论设定，所以女性更适合写作。当然，那些过着伪生活的女小资们不在此议。

编辑们读小说，对细节很敏感，常常捉贼一样地等待它。看它是否雷同，看它有没有作家经验的影子，看它是否充分展开，看它是否向深度开掘，看它是不是这篇小说最为核心的所在，等等。当下小说缺好细节，这是不用问的。情节可以编，细节很难编，这是作家最吃劲的地方。现在叙述性作品越来越多，

描述性作品越来越少。一个中篇可以把故事横跨几十年，大有望山跑死马的匆忙。细节处停不下立不住展不开，是小说创作中的普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活积累不够。我总觉得，作家弄不出好细节，不必写小说了，改写别的算了。

冯艳冰：在文学的职业中，评论可能是最尴尬的，现在谁都可以指责甚至骂评论，但是评论缺乏真诚是因为不能真诚，只好“善诚”、“求善”。您好像对批评曾使用过“妖魔化的批判”一词，能解释一下吗？

冯敏：我们对理论批评不要太忘恩负义。无论对具体的作家还是对整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功不可没。想想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禁锢，我们的语言是何等贫乏。当代文学批评是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它在话语突围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即使90年代以来，无论在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方面，还是在史论结合的批评方法运用方面，文学批评都有着积极的实践和不俗的表现。搞当代文学评论很难，难在研究对象的动态化，难在它必须对发展变化的创作态势和文化现象迅速作出判断并给予理论上的回应。更兼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全球化浪潮，批评家只运用文艺理论有时都很难说透作品。对理论批评存在的问题过于苛责甚至冷嘲热讽，我认为是有失厚道的。当然，理论批评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食洋不化，二是有偿服务。大家对批评界的议论，主要针对这两个方面。

最希望的是：创作和评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好这种关系比相互指责更重要也更有效。至于那些围绕某些“事件”闹出的种种文坛风波，我无力评价也向无兴趣。

“妖魔化”这词儿我用过，但不是针对文学批评的。我常常感到，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有些批判过于武断过于情绪化——就是所谓妖魔化的批判，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个“批判”，而我们又恰恰缺少那样的批判。文学应该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理应高于一般民众的意识，从而到达一个思想情感和道德良知的应有高度，这其中包含深刻的自我批判。比如像对“文革”和反右的批判，就鲜有深刻的东西，在我读过的作品里，



只有巴老的《真话集》、《随想录》等和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是有思想有分量的。也许还有一些作品我没读到，但也不会很多。德意志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涌现和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不断批判。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鲁迅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曾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如果对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就只能在“坐稳了”和“争坐”之间恶性循环，难以迎接新思想的日出。

冯艳冰：据我所知，您对足球这种充满激情的运动特别有兴趣，它是否反映了您性格中热烈的一面，这一点会不会促使您对小说艺术风格有一定的偏好？您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富于激情的小说？

冯敏：其实我很不愿意把个人生活和工作搅在一起，我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在北京很少参加圈子里的聚会，理由就是要把二者分开——把文学与生活分开，八小时之外应该属于我个人的。我从小接受过体育项目的训练，但是练的不是足球，是体操和田径。踢足球是后来随便玩的，因为我是大连人，大连的男孩子不踢足球，会被怀疑人格方面出了问题。因为喜欢体育，所以自然喜欢一切有速度感的东西，速度感里的愉悦我有体会。60年代的竞赛项目，在终点会拉一条红线，跑第一的人必须撞线，我在正式比赛中撞过线，那滋味儿特好受！所以我喜欢麻利，天生讨厌磨磨蹭蹭。这些可能会对我性格的形成构成影响吧？至于个人阅读的偏好我是有的，我喜欢英雄主义的东西，所以我对邓一光的作品非常欣赏。我喜欢他作品里那种男人气质那种责任感，喜欢他对女性的尊重甚至是呵护，这是一种很高贵的情感——在中国男性作家里很难得。邓一光的小说是我作人的镜子，常常很惭愧。

冯艳冰：近年来，低龄化写作有日甚一日之势，甚至还出现了九岁儿童出书的事情，作家是不是越来越好当了？

冯敏：这是大人对孩子的戕害。韩寒最早曾在《萌芽》杂志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拿过一等奖，当时获一等奖的有两位。我的印象，排在那期《萌芽》头条的获奖作文

并不是韩寒，而是一位女孩，韩寒的作文《求医》放在二条位置。但是《求医》吸引了我，不太相信它出自一位中学生之手，太老到了。打电话和《萌芽》的编辑核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说选刊》才决定转载，我是韩寒的责任编辑。我没想到他很快写出了《三重门》，这是位早慧的天才少年。正因为如此，韩寒是特例没有可比性。后来北京又冒出一位女孩写了部《北京娃娃》，和韩寒有一比。即便如此，他们最终能走多远也不好说。而且他们终将在背离与回归之间作出选择，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的选择，也是所有先锋写作面临的选择。至于那一批批被书商炒红的文学少年，我基本不看好。还是那句话，生活比文学更重要，不要做“杀身成仁”的傻事。

冯艳冰：如果说小说艺术还有进一步之说的话，那么，语言可能是最大的标志物吧，您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我们的小说创作应该学习网络语言和手机语言的吗？

冯敏：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作家写作一定要用网络语言，就像写京味小说不一定非要卷舌头说话一样。但是网络手机等现代化的传媒，作家要努力熟悉。不然久而久之作家就会听不懂别人怎么说话了，现在有许多新词汇是网民和手机用户创造的，很简洁也很生动。而且很快进入年轻人的口语，那些语言很能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情态，很能简洁生动地表现一种复杂的心理现实。我们曾经很喜欢用“痛苦”这个词，后来改成了“烦恼”，现在的年轻人不这样说话了，他们叫“郁闷”。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痛苦”这个词，也许会引来哈哈大笑。作家是语言的存在，语言不敏感慢慢会对当代生活产生隔膜，继而会逐渐被生活淘汰，这也是造成作家短命作品短命的原因之一。现代汉语写作，时间不长。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中国作家为母语发展作出不懈努力。我们的小说不能总是新华体和翻译腔吧？小说是反映世俗生活的，我们的文学不应该在意义的大帽子之下，把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抽干。其实语言对谁都是公平的，它没有年龄歧视。像老作家李国文的语言就非常年轻，近年来他由小说入散文，冲击了散文的匠气和造作，我很喜欢读。他对时尚语言把握得非常准确及时，运用得也很鲜活，看他的作品，我常常哈哈大笑。